

# 莱布尼茨 [Leibniz]



[莱布尼茨 \[Leibniz\]\\_下载链接1](#)

著者:[英] 尼古拉斯·乔里 著，杜娟 译

[莱布尼茨 \[Leibniz\]\\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非常好的系列传记！

-----  
这还需要多说什么么？

-----  
老公买的书，不看过，不评价

-----  
希伯来圣经对政治哲学的挑战

研读希伯来圣经，可以发现与政治哲学的何种关联？希伯来圣经中是否有任何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严格说来，没有。圣经②从不指涉哲学、科学，进而也不曾论及“政治”（politics）或“政治事务”（thcpolitical）。它从不援用有关“自然”的概念或术语，更遑论“人的自然”了；它也从未谈到以下概念：自然法、自然正当或自然权利、人权、民主制、寡头制、共和制或共和主义、统治术（statesmanship）、公民权（citizenship）、僭主制、宪制（constitution）以及政府的形式。所有这些术语，以及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整个概念体系，都源自古希腊罗马。圣经中没有我们所知道或自认为知道的政治理论，不过，正是政治理论的这一阙如，使得圣经对我们政治理论家构成了挑战和刺激。从古希腊以及根植于古希腊的悠久传统中，我们承继了政治哲学：圣经详尽而规范地展现了人的实存（human existence）——涉及法律、正义、民族与人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却从未参考或显得需要那些似乎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术语、范畴和概念。圣经有自己的一套话语，我认为，这意味着，如果作为政治理论家的我们要跳出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最唾手可得的选项就是圣经。依照圣经自身的话语来研读圣经，我们将不得不看到：要考虑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没有必要采用我们理论家通常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话语——这些话语仅仅是“被给定的”（given）。我们将不得不注意到古希腊罗马与圣经考虑人的状况的不同方式，进而不得不检验和评价两者的长短之处，因此，严格依照圣经自身的话语来研读圣经，有助于我们挣脱古希腊罗马式的哲学预设——这些预设实为偏见；这样的研习有助于我们深究这些预设的根基，而后决定予以拒斥还是重新接受。可以肯定，我们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传统对圣经或圣经的影响绝不陌生。自从所谓的“雅典和耶路撒冷的相遇”以来，以某种

-----  
购书在京东 满意有轻松！

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书很好，我已经快速读了一遍了在商店里我们可以看看新出现的商品，不一定要买但可以了解他的用处，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广度，扩宽我们的视野，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不断更新，新出现的东西越来越多，日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而我们购物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分析，不要买些外表华丽而无实际用处的东西，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爱对新生的事物好奇，会不惜代价去买，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我经过朋友的介绍来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去过别的购物网站了。书不错 我是说给懂得专业的人听得 毕竟是小范围交流 挺好，粘合部分不是太好，纸质还是不错的，质量好，封装还可以。虽然价格比在书店看到的便宜了很多，质量有预期的好，书挺好！之前老师说要买 但是是自愿的没买 等到后来说要背 找了很多家书店网上书店都没有 就上京东看看 没想到被找到了 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

殖民地的原始边界是在英格兰划分的，而划界的那些人从来没去过美洲，甚至连合适的地图都没有。他们的决定是基于政治便利的考量，而不是经济。然而，一旦建立起殖民地，在那些边界内部的转运点就出现了城镇。问题是：“运送什么东西？”这就是由经济现实决定的了。自然禀赋——气候、土壤分布、地形、树木和矿产的种类和数量——都是给定的。使用当时的知识、技术和机械设备对它进行开发都遵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

(comparative advantage) 原则（任何人都专门生产自己效率相对较高的生产和服务）。这决定了它们的基本发展方向。

在重商主义者的世界中，比较优势原则为两个人或者殖民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提供了基础；而国家之间的贸易则受到限制。如果每个人或者地区都专门生产自己相对高效的生产和服务，即具有较低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用其他被放弃的选择所衡量的成本），那么贸易将对双方都有利。

由于私人利益是大多数殖民地经济活动——开发那些由特许授予的产权——的主要目标，因此人们最希望的是收益最大化。最初的发展是在试错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我们讨论过的，第一批英格兰殖民者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环境，这里有不同的气候和各种未知数。这里适合种哪种小麦？哪种本地作物，比如玉米和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被殖民者引入到北美）和南瓜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烟草最适合在哪里种植？什么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以及哪种牲畜最适合殖民地使用？这些问题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去一件件尝试，从失败中学习经验，然后再次尝试。由于英格兰人急于摆脱对他们的欧洲竞争者的依赖，因此他们对引种新作物比如桑树（为了养蚕）和姜实行了补贴和保护性措施。在南方，水稻和靛青这两种引种作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外，殖民者仍然抱着寻找黄金和白银的希望；少量的黄金不时被找到，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大量低值金属矿藏。

吴藕汀（1913-2005），浙江嘉兴人，词坛名宿、画家、版本目录学家。今刊登该书责任编辑启正所撰之前言，题目为编者所加。

吴藕汀先生自幼家道殷实，过着左琴右书的生活，但成年之后，大半人生处动荡之世，个人命运便如一叶处江流之中。即便如此，先生仍能保持“自由之思想，人格之独立”，这于生者而言，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孤灯夜话》是吴藕汀先生的又一本随笔集。由于时代的原因，先生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写在烟盒纸上，或小学生的方格本上，字体大小不一，他人难以辨认，整理这些文字的繁重任务，大部分由其哲嗣吴小汀先生承担。小汀先生说：“先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曾表示，就这样随意地写，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为尊重藕公的想法，保持作品原貌，编辑只根据文字量的多少简单分了九卷，修正了一些整理稿中明显的错讹文字，通过查询相关资料补充了一些整理稿中缺失的文字。《夜话》内容涉及金石书画、版本考据、填词赋诗、种药养虫、人物故实、京昆弹词、社会变迁，可谓琳琅满目。文字处处见性情，像日记，又像时评。面对这样一位知识渊博又有真知灼见的文化老人，就如同坐拥一座格调不俗、藏品丰富的图书馆，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打开这本书，安安静静地读下去。

吴藕汀先生与中华书局的结缘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1958年，经由陈乃乾先生的介绍，藕公第一部作品《词名索引》由中华书局出版。2012年3月16日至31日，中华书局在国家图书馆的稽古厅举办“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展品中有1999年吴藕汀先生创作的一幅绘画作品，主要构图为远衬青山，近着红树，旁有茅屋，两人相对。作品右上题字如右：“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诗，己卯年八月，吴藕汀，时年八十又七。”此作是经由谁人之手交予中华书局收藏，至今已经无从查考。藕公去世后一年，即2006年，中华书局编辑李忠良出差嘉兴，顺道访秀州书局范笑我，恰逢吴藕汀之子吴小汀在场。当即达成了“吴藕汀作品集”的出版意向。自2008年8月以来，中华书局已出版的吴藕汀作品有《词名索引》、《戏文内外》、《药窗杂谈——与侗廑信摘录》、《十年鸿迹》、《鸳湖烟雨

》。2013年，适值吴藕汀先生诞辰百年，《孤灯夜话》和《药窗诗话》（增订本）的相继出版，标志着先生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已出齐，这算是对藕公最好的纪念吧。（《孤灯夜话》/吴藕汀著 吴小汀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1版/定价：29元）

吴藕汀《孤灯夜话》里有戚继光一则，曰戚继光，通过买美姬送张居正的手段从而飞黄腾达，生活奢华，人品低下，西湖边不应该建他的塔。余觉甚为迂腐可笑，戚乃王阳明心学传人，知行合一，若他不知道审时度势，岂有后来的一番作为。

微博上多了有个副作用，长篇大论的文字看不大下去了。近日一直在读吴藕汀的《孤灯夜话》，小品文，多是短短几行，类微博。文字却相当有趣，地理风俗，典故食材，信笔写来。里面对一些书与前人的评价多与世俗迥异，如李清照晚年不曾改嫁，水浒诲盗诲淫，红楼，三国与封神作者问题等等，读来甚觉新鲜。

---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年—1716年），唯一能和牛顿PK的牛人。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有人认为，莱布尼茨最大的贡献不是发明微积分，而是微积分中使用的数学符号，因为牛顿使用的符号普遍认为比莱布尼茨的差。他所涉及的领域及法学、力学、光学、语言学等40多个范畴，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除了是一位出众的天才数学家之外，莱氏亦是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高峰。承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思想，他认为世界，因其确定（换句话说，有关世界的知识是客观普遍和必然的）之故，必然是由自足的实体所构成。所谓的自足，是不依他物存在和不依他物而被认知。莱氏的前辈斯宾诺莎以为实体只有一个，就是神/自然。莱氏对此不敢苟同，原因之一是斯氏的泛神观和圣经的神学有明显冲突，其次，是因为斯氏的理论没有能够解决由笛卡尔以降的二元对立论，令世界出现了断层（他虽然强调世界为一，但没有说明这一个看来是二元对立的世界的一统是如何可能）。

他的哲学思想晦涩难懂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最著名的单子论和另外一个观点，即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被创建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听上去似乎是无稽怪谈。第二，他的哲学思想都是从他无数的散文和信件中提炼出来的。尽管他的哲学论述形式上比较支离破碎，莱布尼茨也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个取自于新柏拉图主义的主导观点：宇宙是存在体的集合，反映了它们的创造者上帝。这个论点贯穿于他的形而上学观，而他的形而上学又主要试图寻找“世界上到底有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莱布尼茨给出了一个成熟的理想化的答案，即宇宙的基本构建模块是单子或类灵魂的实体，它们是简单的，非物质的，并具有始因自给自足的特性，这些也反映了上帝的特点。“上帝的镜子”的主题在莱布尼茨对人类心灵的研究中尤为凸显，也极大影响了他的知识理论、对自由的探究甚至他对恶的问题的答案的找寻。接下来的章节讨论了“上帝的镜子”的主题构建了他“综合”的基础：因为所有的心灵都反映了上帝的无所不知，所以所有的哲学家都对真理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理解。本着这种精神，莱布尼茨试着去整合各个不同的哲学流派的观点。笛卡尔在莱布尼茨之前试着去调和新科学与传统宗教教义间的矛盾，莱布尼茨除此之外还试着去调和古代人和现代人思想上的矛盾，以及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观点冲突。引言的结尾部分介绍了莱布尼茨“系统的哲学家”的称号最近受到了质疑，并为他进行了辩护。莱布尼茨的确从未像斯宾诺莎一样用几何学的方式展开哲学论述，而且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和观点上，他的思想还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没有形成定论。比如说，物体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问题等。然而莱布尼茨能意识到他的思想对他哲学的其他领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例如，他关于真理的理论并不是孤立的，而对他解决恶的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

---

如果说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是已下定决心，要投身秦帝国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加入到历史的洪流铁蹄，那韩非与李斯的矛盾，就顺理成章。

如果说一个人生下来，天生注定要做一件最符合自己的事，那最符合韩非的事就是：官场监工。韩非是天生的“官场猫头鹰”。那大大小小的官员小吏，就是“官场森林”里

的“虫子”。终其一身，韩非都是以一种警惕、紧张、锐利、仇视的目光，紧盯官场。韩非似乎天生与官有仇，官位越高，仇意越浓。李斯能不成为他的目标？前面说过，韩非平生两大仇敌，一是“重人”、“擅臣”，二是纵横家。李斯的一生，就是走向“重人”的一生。如果韩非真把秦国视为“新祖国”，铁心为秦王尽忠效力，以他狐疑、尖锐、敏感的思想性格，跟李斯产生矛盾，就决不是难以理解的事（始皇乍崩，李斯稍一作姿态，旋即加入谋反集团。当然这是后话，不提）。何况，李斯的身上，还背负着纵横家的影子。还记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那句：“李斯、姚贾害之”，从上下文的语气看，这句话是李斯、姚贾置韩非于死地的起因。“害之”，既可直接解释为：陷害他，谋害他，也可能包含着“以之为害”的意思，——这家伙实在太碍事了。——官场冲撞，利益往往是真正的触动因。以韩非的国家君主思想，以李斯、姚贾的身份背景与处境，以韩非的偏激、极端思想、心理、性格，矛盾、冲突，不在今天爆发，就在明天爆发；不在上午爆发，就在下午爆发。只不过是爆发的时间问题，方式问题。

秦王与韩非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有点暧昧的味道。爱得奇特而凶猛，死得蹊跷而遗憾。但若拨开浮云，其实一切也都符合逻辑。这一点，可以从韩非之后，中国社会数次重演的同构版本中，悟出此道。韩非与秦王，无疑是韩非之死的重头戏，有兴趣者参阅拙作《韩非死于秦王的第三种猜想》。最后，说说韩非的自杀倾向。

韩非的自杀倾向，用一句话说，就是：明知是个死，偏向死中行。

《韩非子》全书，若按涉及人群划分，可分为五类：君主、官员、民人、知识分子、法术之士。五类之中，除君主外，其余四类，互有交叉、交融，但分类的界限，是存在的。韩非不属于法术之士，韩非自己，没有像“我是共产党员”那样，明确说过；但韩非在《问田》中，正面回答堂溪公，“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透过此言，假如说韩非对于法术之士，正像鲁迅晚年在那封《答托洛斯基》信中所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一样，视己为其中一员，应当不是什么牵强、穿凿之论（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的那段话，也应视为此意）

因此，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的议论，也就可视为韩非自己的某种心声吐露，尤其是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生死处境的动情描述。

“是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僂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韩非子孤愤》）

不僂于吏诛，必死于私剑。十分肯定，毫不含糊。

《和氏》一文，更明确指出，法术之士，必死的原因，即法术之士所得罪的三个对象：“则法术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二子（吴起、商鞅）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

-----  
[莱布尼茨 \[Leibniz\] 下载链接1](#)

## 书评

[莱布尼茨 \[Leibniz\] 下载链接1](#)